

曹文轩

特别推荐
殷健灵的

带来了幻想文学的新方向

「风中之樱」

风中之樱 贰

真幻书源
大道书

殷健灵作品

一段奇丽的救世之旅 一曲纯美的灵幻史诗
一个寻找回来的纯真世界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殷健灵

著

中之樱

真幻源·大道书

四川出版集团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真幻源·大道书 / 殷健灵著.——成都: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4
(风中之樱)
ISBN 978-7-5365-5245-6

I. ①真… II. ①殷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7547 号



出 版 人 王 建 平

责任编辑 黄 政 程 骥
书籍设计 黄 政
封面绘画 彭 婷
技术设计 黄 政
责任校对 覃 秀
责任印制 袁学团

ZHEN HUAN YUAN DA DAO SHU FENG ZHONG ZHI YING

书 名	真幻源·大道书(风中之樱)
作 者	殷健灵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	http://www.sccph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图文制作	玺堂图文设计工作室
印 刷	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240mm × 155mm 1/16
印 张	17.5
字 数	350 千
版 次	2011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65-5245-6
定 价	28.00 元

目录

第三部 真幻源

- 第一章 古宅秘影／3
- 第二章 死而复生的母女／15
- 第三章 耳朵里的恐惧／27
- 第四章 恶之花王／39
- 第五章 美罗旺斯的悲哀／61
- 第六章 火魔玛丽／75
- 第七章 坎贝的火山石／93
- 第八章 换梦／105
- 第九章 回到真幻源／119
- 第十章 在圣殿深处／131

目 录

第四部

大道书

- 第一章 『吾多多』点心坊／141
- 第二章 铜铃铛／157
- 第三章 月熊公园／173
- 第四章 穿越仙人桥／183
- 第五章 浓荫沼泽的迷阵／193
- 第六章 落星岩／207
- 第七章 无处可逃／219
- 第八章 影子显形／233
- 第九章 修人的可怕记忆／245
- 第十章 无极岛／255



第三部 真幻源



第 一 章

古宅秘影



到 目前为止，卷轴地图上的路线已经走过了一半，樱、修人、奎科和海豚经历了分分合合、生生死死，已成为无法分割的整体。但是，前路不容乐观，影子始终躲在暗处伺机而动。古莲花也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，这稚嫩的希望似乎随时都可能被掐断、被毁灭。

樱的身份仍是个谜，修人的梦在黑暗中飘零，但是，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成长。他们的肤色因日照而黝黑，四肢因为行走而更加健硕。荒芜的大地正在慢慢恢复它的骄傲，那些丰富的自然的色彩，不是来自眼睛，而是来自心灵。他们在行走中逐渐练就了一双善于辨别方向的鹰隼般的眼睛，一对能够识别音乐与自然之声的灵敏的耳朵。当每天清晨从睡眠中醒来，都会有新的答案等待他们去揭晓，于是，每一个平常的日子，总是以不平常的方式开始和结束。

这场雨来得猝不及防。

天上先是布满棉絮似的云团，雷声轰隆隆响了一阵，大雨就喘着气没命地泼下来了，打得灰白色的尘烟遍地翻滚。那些干枯

的田禾，那些曾经结了稻子的灰白的壳子，还有枯萎焦黄的蒿草，都在雨中尽情地摇摆。天地仿佛慢慢地在雨幕中合成了一体，对面不见人影，四周听不到别的响声，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音。

如风驮着四个伙伴，在雷雨中狂奔。找不到躲雨的地方，它只得闷头朝前，一直跑到一个巨大的宅子前面。他们躲进宅子的廊檐，此时，山野已是天昏地暗、朦胧一团。

也许是他们的声音惊动了宅子里的人，门在他们身后吱呀一声开了，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老妇人的脸。

这是一张曾经养尊处优的脸，虽然皱纹纵横，却线条柔和，只是眼睛里透出暗淡的无法言说的落寞。她默默地朝四个人看了一眼，眼里掠过一丝惊慌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，垂下眼睑，对他们说：“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进来避雨。”

四个人求之不得，道了谢，就领了如风和安吉拉走了进去。

哈良别墅，在这个地方尽人皆知。

它是一座巨大的古宅，坐落于苍色的山岩脚下。宅后的一片竹林早已枯死，鞭子似的竹根从墙垣间垂挂下来，好像结节的污秽的长发。一个漂满浮萍的废井，已经成了青蛙们隐匿的天堂。

古宅前后七个开间，一些房间已经弃置不用，常年关闭。家具多半是用了上百年的旧东西，扔在天井里的美国烤面包炉和英国擀面机，显示着这里的主人在很多年前就有的时髦生活。但是，俱往矣，如今只有那眼泪汨流淌的喷泉，给沉寂的古宅带来一点生气。

费奶奶是古宅唯一的嫡传主人。她和一只老猫一同住在哈良别墅里深居简出，是这个地方的神秘人物。她每天的劳作就是在天井的喷泉前，洗衣服、洗菜、洗杯盘，刷洗古董上的灰尘……然后，就是侍弄她忠实的老猫。枯乏的日子似乎因水的清洗而变得活泛起来，沉闷的空气也因水的流动而有了声色。



此刻，雨水从天井上方的廊檐倾泻而下，落在瓦盆上、井沿上、水缸里、水池里、石榫的缝隙里、枯草覆盖的松软的泥土里……发出或激越或绵软的声音，叮叮，咚咚，叮叮，咚咚。费奶奶倚着一根廊柱，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，才慢慢地走到前厅里来。

前厅靠墙的一面堆满了杂物和行李，好像它们的主人随时准备起程的样子。

“费奶奶，要出门吗？”奎科拧干了外套，问道。

“这里很快就会没有了……”她说，仿佛在自言自语。

“您是说……”

“这栋老宅很快就要被推倒了，有人要在这里造游乐场和大商场。”费奶奶苦笑了一下。

“这么好的房子，为什么要推倒呢？”

“好吗？破破烂烂的房子，现在没有人喜欢了。他们迷恋新东西，所以要砸烂一切旧东西。”费奶奶又苦笑。

“那以后，您住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也许，会住到一个火柴盒一样的房子里去，好像鸽子笼。”费奶奶张开两只手，扑棱了两下，好比是鸽子的两只翅膀。

大家无奈地笑了。

樱走到窗前看天，雨仍旧没有停下的意思。从窗口可以望见进门地方的照壁，那里原先栽有几株粗壮的向日葵，但现在都干枯了，巨大的黑褐色的轮盘低垂，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。她听见身后的费奶奶继续在说：“没有人在意这房子的漂亮的工艺，这些黑油油的雕花廊柱，这些精细的砖雕，还有石头上刻的花纹……”

一些冰冷的雨丝飘在了樱的脸上，这时，她看到灰色的雨幕中居然出现了一只黑色大鸟，它仿佛带着愤怒，平张着双翅从天空斜插下来。那巨大的翅膀令樱惊异，她甚至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。接着，所有人都听到了它凄厉的鸣声，如同一个黑暗

中无助的人的呼号。可是那声音戛然而止，在瞬间消失得无声无息。这时，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

敲门声响得很密集，仿佛暗含了某种焦灼的期待，或者是无法遏制的愤懑，带了某种威胁。费奶奶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她紧赶慢赶地去开门。

一个惊雷劈下来，天际滚过一个火球。

“真可怕！”海豚缩在墙角害怕地说。

门开了，门外站着两个女人，雨水模糊了她们的面容。费奶奶和她们在门口说了几句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将她们领了进来。

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朝前厅走过来。樱坐在那里望着她们，心里升起一股寒气。

走在前面的大约二十出头，她扎了条粗黑的辫子，穿灰色衣裙，样式和颜色都不符合她的年龄。走在后面的老妇人，和费奶奶差不多大的年纪，一样灰色的衣裤，陈旧的对襟式样，脑后束一个灰白的髻，别一个银簪子，在晦暗中闪着阴冷的光。这两人都是灰白的脸色，步子拖沓，仿佛大病初愈。

她们走得缓慢而沉重，终于步入了前厅，和樱他们打了个照面。两人冲他们看了一眼，立刻垂下了眼睑。

费奶奶神秘地将奎科拉到一旁，对他耳语：“你们……能不能在这里住下，我一个人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
奎科似乎悟到什么，接过话头道：“没问题，我们正愁没处落脚呢。”

这一夜，和樱他们一同住下的，还有这对身份不明的母女。雨已经停歇，空中的灰云低沉，仍旧没有散去的样子。这天晚上，自然是沒有月亮和星星的，屋檐下滴答的滴水声将夜晚烘托得宁静而诡异。

樱他们住东厢房，母女住西厢房，中间隔了一方天井。夜色



下，所有的东西都模糊成一团墨。

“你们猜，她们是谁？”海豚在窗口张望了一下。

“也许是费奶奶的亲戚。”修人说，他摸了摸虎口上的伤疤。这个伤疤在雨天看起来似乎洇了水，还有些发痒。

“我猜也是。”奎科点点头。

樱却一语不发，自顾自侍弄古莲花，为它剪枝松土。安吉拉在柜子上打盹，如风已经进入了梦乡，发出沉沉的鼾声。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海豚转过头问樱。

“我不知道她们是谁。”樱头也没抬。

“我觉得，费奶奶请我们留下，一定有原因。”奎科若有所思，“她害怕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海豚不再摆弄他的一孔笛，表情专注地等待着答案。

奎科摇摇头。

讨论没有进行下去，夜深了，大家各自准备休息。海豚拿了自己的换洗衣服，出了厢房的门，去浴室洗澡。

浴室在老宅的后部，天没黑的时候，费奶奶领他们去那里看过，并且很客气地说，随时都可以用。

这浴室显然是后期改建的，是这栋老房子里唯一一间风格现代的屋子。它大概有二十平方米，非常宽敞，一个白瓷浴缸安在屋子的一角，边上拉一条白色的帘子，与外面分隔开。墙上并没有贴瓷砖，只是刷了石灰，地上却铺了光可鉴人的黑色大理石。正对浴缸的一面墙，是一块整面的镜子，在视觉上又将屋子放大了一倍。假如躺在浴缸里洗澡的话，会有一种空旷孤独的感觉。

海豚经过西厢房时，有意朝里面瞥了一眼，灯已经熄了，估计那对母女已经入睡。他蹑手蹑脚走过走廊，生怕惊醒了她们。几分钟后，他走到了浴室的门口，摸到墙上的开关，按了一下，浴室里立刻灯火通明。

他关上门，打开了热水龙头，转身脱衣服，等身上脱得一丝不挂，浴缸也差不多放满了水。水面上袅袅地升腾着白色的热气，慢慢地氤氲了整个屋子。

海豚将自己的身体浸入温暖的水中。浴缸深，居然有了浮力，他仰着脸，脚轻轻一蹬，整个身体就浮了起来，十个脚趾露出水面，好像十个嫩生生的萝卜头。这么做，让海豚感到很有趣，他摆动四肢，在浴缸里戏起水来。

他玩得很起劲，几乎忘记了洗澡这回事，只顾用手撩拨水，用脚掌击水，还试着把头埋进水里，练了几分钟“潜水”。等他憋足气从水里冒出来，甩干了头发上的水，正要擦脸时，他的动作定格了。

——他看见白色的帘子底下居然有一双穿着黑色拖鞋的脚！

那双脚背对他站着，没有穿袜子，露出白生生的纤细的脚踝，这应该是一双女人的脚。她就这么背对浴缸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大理石地面上映出她模糊的影子。

海豚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他在头脑里迅速地回忆：刚才进浴室时，他肯定插上了门栓。窗子……浴室的窗子上本来就围了白色的栅栏，没有人可以轻易地穿窗而入……想到这里，海豚倒抽一口冷气。他感觉到自己的双颊在不争气地发冷、发麻，他抖抖索索地从水里站起来，抖抖索索地伸出手，将帘子拉开一条缝——

他看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背影，长发及腰，穿一件白色长袍，垂着双手，她只是那么定定地站着，没有任何动作。

“你……是……谁？”海豚用毛巾捂住自己的身体，犹疑着发问。他的眼泪很快就要夺眶而出了。

女人并没有动，过了一会儿，才迟疑地转身。她转身的速度十分缓慢，一秒钟犹如一个世纪那么久。海豚呆呆地定在原地，这时，他看到了这个女人的正面，白色的直身长袍。他看到了她的脸，她的脸……竟布满和后脑勺同样的乌黑细密的长发！



海豚惊愕地尖叫起来……

海豚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东厢房的床榻上。他惊魂未定，虚弱地问看着他的奎科：“你们看见她了吗？太可怕了……”

“我们只听到你的尖叫，冲到浴室，看到你昏倒在浴缸里，”奎科说，“我就把你抱出来了。”

海豚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身体，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樱。

樱笑了：“我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
“你看到什么了？”修人紧蹙着眉头问。

海豚把刚才看到的复述了一遍。

听着海豚的叙述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屋子里极其安静，几乎能够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。樱走到窗口，将窗子拉开一条缝。西厢房里仍是漆黑一片，声息全无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奎科去向费奶奶告辞。

“谢谢您留宿，我们很快就要上路了。”

费奶奶面露难色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有个请求，你们能否多住几天，住到我搬离这栋宅子——你们不是说，并不急着赶路吗？”

“这样也好。”奎科想了一下，“费奶奶一个人住在这里，的确不太安全呢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……”

奎科把昨晚海豚的遭遇复述了一遍。

费奶奶却面露不悦，说：“哈良别墅虽然老了点，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闹鬼的事情！一定是那个小弟弟看走了眼！”她挥挥手，走开了。

奎科站在那里，暗喊倒霉，居然碰了一鼻子的灰。这时，他看见那对母女从西厢房里出来，慢慢地走到费奶奶的房间里去了。

回到东厢房，樱、修人和海豚正围着卷轴地图出神。奎科走

过去，看见图上有行字正在跳跃——

留在原地，不要走。

“说出理由来。”樱焦灼地对着地图问道。

但是地图不回答。绿色的字忽然消失了。

“它越来越阴阳怪气了！”海豚离开桌子，抱怨道。他还没有完全从昨晚受的惊吓中缓过神来。

“我们就别走了吧，费奶奶也挽留我们了。”奎科说。

樱点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走到天井里看天空去了。

“我觉得这对母女很蹊跷。费奶奶告诉你她们是谁了吗？”修人问奎科。

“没有，我没有问，她也没有说。”

“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呢？”海豚在角落里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雨早已在半夜停歇，哈良别墅暂时恢复了以往的平静。这天中午，他们终于有机会和那对母女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。

母女俩和费奶奶坐在樱和修人他们的对面。老猫在附近的地上，享用它的猫食。吃饭的时候，母女俩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响。她们并不说话，也不看人，只顾埋头吃饭。她们对樱他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敌意，但又故意克制着，使得周围的气氛显得别别扭扭。

吃饭的时候，修人一直心事重重。吃完，他就独自一人，走到门外去了。他还想着海豚在浴室里遇到的事情，不由自主地朝着老宅的后部走去。

地上铺着小泥砖，砖缝里牵牵连连地冒出一些枯草。走廊边的柱子油漆早已斑驳，露出腐烂的木头芯子。另一边就是一人高的围墙，枯萎的竹子探出头来，将本不明朗的天空划得支离破碎。

越往里走，越觉得阴冷潮湿。路过一间房子，见门上挂着一把锁，修人在门口停下脚步，再也无法向前移动了。他发现在地



上，竟有一对沾了泥的脚印，它们终止于这扇紧锁的门前。而这脚印绝不是他自己的。

这应该是一对女人的脚印，狭长秀气。她穿的是一双平底的布鞋，在来到这里之前，她一定在泥地里走了很久。奇怪的是，这脚印只此一对，修人前后打量了一番，不见第二对相同的脚印，仿佛她是长了翅膀突然飞落在这里的。

修人伸手动了一下门锁，那锁竟啪的一声，掉落在地上。修人弯腰捡起那把锁，将它挂在门扣上，然后推门走了进去。

这间屋子一定被关闭了很久，里面昏暗肮脏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孤零零的油灯从天花板上吊下来。墙边摆放着摇摇欲坠的家具，还有废弃的箩筐、水缸之类的杂物。一面破旧的屏风将屋子隔成两半。

修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朝屏风后走去。

这时，身后一声猛响，刚才敞开的门忽然关上了，门外传来锁门的声音。修人立即回转身去拉门，但门已被紧紧锁住。

“开门！”修人拼命捶门。

但外面声息全无，好像整个宅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“你害怕吗？”身后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。

他紧张地转身，但是空无一人。那声音持续而低沉地响着，余音袅袅，辨不出性别，却令人毛骨悚然。

修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瑟瑟发抖。虎口上的伤疤不合时宜地疼痛起来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痛得厉害，那是一种钻心的锐痛。修人将两手握住，将骨节握得咯咯作响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从中获取力量。

门外的锁又响了起来，屋子里的说话声仍不绝于耳。修人惊慌失措，根本无法确定自己身体的重心，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瘫软下去了。这时，一道光射了进来。奎科正站在门口，脸色煞白。他惊慌地问：“修人，你在和谁说话？”